

皇明肅皇外史

鄭平知
和慶

PDG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五

洧川范守己輯

乙酉嘉靖四年春正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提督陝西軍務

一清正德間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嘉靖初吏部尚書喬宇舉一清總制陝西有命需用不必煩以邊事及曹嘉劾宇及之乃止至是給事中鄭自璧請取金獻民還京乃起一清代獻民一清馳之陝西道洛陽造故大學士劉健于是健年九十有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款伺久之健冒絨幘短褐出曰應寧而嘗入相

卷五
矣復出將乎一清曰承乏耳健出甌茗飲之他無
一語

命織幣諸郡改貢幣金

寧波知府楊最上言本郡僻處海隅繒綺薄惡每
歲所貢皆市自抗嘉充之乞改貢料值供用下工
部復議從之命今歲諸郡歲織諸幣已具者貢
幣未具者貢金

虜殺冀北道僉事田美

總督侍郎胡瓚檄美整備渾源應朔諸州軍饗道
遇虜寇殺之御史劉紳請贈官從之

附錄戶部尚書秦金上言曰者淮揚饑饉人民相

食。陛下軫念元元，遣官分賑。至發內帑金截漕米，益以鹽值勸分，惠至渥也。而侍郎席書都御史胡錠，荷承重寄，區畫多方，第以委任失人，關防欠密，流離死亡之旤，反多于未賑之前。侵牟冒濫之姦，乃見于既覈之後。言官論列，不為無憑。二臣罪責殆亦難追。但救荒本無奇策，知人又自古所難者，宜錄其勤勞，矜其過誤，可也。從之。

以胡世寧為兵部侍郎。

世寧先以吏部侍郎丁艱去位，憂中獻大禮議，其言與張桂合。帝嘉之。服闋復上言：臣哀病不能赴闕，先陳治道急務，以效愚忠。曾子有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臣病日急恐一朝溘死是以盡言至此惟陛下憐之其中有曰內臣不無姦佞然亦有忠勤體國者惟時察而慎檢之則可無前代之禍數年以前內臣鎮守剝民膏血致多災變自陛下臨馭以來鎮守無剝削者而江淮以南赤地千里父子相食無乃臣等文職營私所致今藩臬守令皆不得行其職唯唯承命于巡按一人而耳目有限將若之何此民之所以死亡枕藉莫之能卹也又曰言官不可不擇宜勅吏部選內外郎官忠直公慎識治體者為之又曰席書以達禮受知擢居禮部或相驚訝此因材而受秩何嫌之有

帝嘉納之。起為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勅。世寧姦譎道諛，大負平生，乞賜罷斥，不報。世寧至京，復上講義三章，乞留中省覽。其一：大學秦誓章詳繹容賢嫉賢之利病，而極言仁君逐惡之嚴，以致意于帝。其二：尚書惟辟作福，章甚言大臣擅威福之患。在英君必察而討其罪，且曰：我太祖獨秉全智，革去丞相，以為子孫萬世之法。太宗簡用儒臣，咨訪政治，不驟加以極品，不拘內外新舊執事。仁宗、宣宗間，選尚書夏原吉等商榷擬旨，亦絕無偏重之勢。英宗選用重臣，必召吏部面商可否。憲宗始令吏部會推材望。孝宗簡用下

位不用崇職俱稱得人。今內閣曰隆羣臣尊仰限用翰林院官原係內閣教養門生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除不許擅授外職。歷練民事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材智不許再入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眾口下視六卿若其屬吏後先相承必其門生子弟遞為受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哀責後人之報施凡身後贈諡恩卹不論忠佞一皆預為己地盡力為之至于纂修國史私其黨類善惡倒置褒貶任意此自古所無之大弊也是威福予奪盡歸于一官矣使得其人如先朝楊士奇等及今石琚之忠清楊一

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媚嫉者，濫其位，則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陛下昔用席書，為禮部舉朝皆以為非，攻擊不已，而首相用賈詠掌誥勅，遂入內閣舉朝略無異議。今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陛下豈有不知，而何用于陛下者如此？用于首相者如彼，人心所向，蓋若是矣。今陛下召用楊一清，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久留一清于邊，意有所向，勢有所畏也。陛下視今之威福出于誰乎？易戒履霜，識者深憂。故在內者危迫而不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求進也。惟聖明早加省悟，宗社生民幸甚。其三。

周易不出戶庭無咎章反覆于君臣不密失臣失
身之旨疏入留中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寧疏請
留中將啓告密之風乞賜罷斥世寧不得已乞歸
不聽而言者益亟章十數至乃改世寧南京吏部
附錄御史劉朶上言十事一緝聖學二近正人三
遠佞人四畏天變五恤民隱六容諫諍七立紀綱
八平賞罰九廣恩威十設總制皆有所規勸不報
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言伏覩 詔書有
云昔者孝未遂于尊親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
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敘大禮
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

之極。爾內外諸司宜體朕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補于政理。利于軍國者。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于是慰矣。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前者廷臣因議大禮未當。聖心俯伏號泣。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君父之常耳。豈可深以為異乎。況何孟春、豐熙等操履醇固。宜置左右。以資啓沃。呂柟、楊慎等論思有體。宜出入禁闥。以責後效。張原、毛

玉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流落，尤為可憫。如蒙皇上曲賜優貸，使遷謫者得以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所謂有裨政理者，莫急于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或亦出于此矣。疏入，不報。

二月，土魯番寇肅州。

牙木蘭復據哈密，率眾入沙州，侵及肅州。

日本使宋素卿伏誅。

初，宗設肆掠後，匿入海，舉獨素卿及瑞佐就執，下獄待訊。廷議備責沿海備倭官緝捕，宗設無所得，而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酋三十有三，被鹵華人八。其國王李懌奏獻闕下。

于是給事中劉穆巡按御史王道奉命按覈矣。乃發仲林望等至浙，令穆道責與素卿對簿，備鞠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偽。穆道鞠審明悉，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名斬，瑞佐等釋還本國。

論曰：鄭端簡有言，當是時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

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訶海上，無寧日矣。噫，斯言不為無見，猶非窮本之論也。蓋姦商貴官家，負欠舶金，固為厲階。然使番舶不至，則姦商貴官家又何從誑取其貨，負欠其金，以階厲耶？故靖海之道，唯絕番舶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相構之釁無由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也，何可得耶？然朱紈嚴其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于夷狄也。紈去禁弛，不旋踵而蹂躪之禍半天下。市舶內臣所為乎？經國者可以深長思矣。

大同叛卒復亂

郭巴子胡雄潛入城中知其不終容也復煽誘愚
黨數十百人夜圍王總兵居第焚之諸卒馳白天
祐天祐曰俟曉當治之詰朝集諸卒諭以朝廷
班師至仁且詰亂故眾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請
閉諸城門大索可得也天祐藉其名如言索之乃
獲巴子等四十人悉斬以徇復厚賚間諜因事捕
誅餘黨殆數百人大同始定事聞帝復詔答之
後遷兵部侍郎言官以靡財追劾竟罷去

論曰五堡之變或者咎天討不急遺數年邊地
之禍云是必欲大師臨城如後日劉源清所為
為快也則城中宗藩何罪居士民何罪守土

郡邑官何罪而故棄之欲與賊同戮耶即不欲
戮宗藩等賊能不執辱之為質以要我或剽
掠魚肉之以資固守殘殺殲鬻恫喝嚇我師哉
而胡不億慮為也然則坐視其亂不一懲創與
曰方其嘯聚焦山時議討可爾招之入城則諄
矣當是時螳聚豕突中無觸機猝辦之材為之
主畫固未必即與虜連也為文錦者能密檄各
屯兵剋期圍勦則雖二千五百人亦可一一而
禽矣况眾卒求自全者迫于聲討未必不禽獻
渠魁而伏我鈇質也儻有潰圍而狼奔則又預
杜城門勿使得入嚴申邊徼勿使得出而麾我

師橫擊山谷間，彼能假羽而跳去邪？計不出此，而開門以延盜，雜蛇虺而羣居其中，乃索首惡而欲磔之，此文錦自取殺身之旤也。繼事者處此為謀寔難，則亦宣諭國威，離散其黨，與推布誠信，銷釋其反側，然後微刺主名，榜之通衢，即發銳卒按名搜縛之。遍諭諸卒無坐名者不問，則諸惡雖欲煽惑，誰其從之哉？天祐之智，復不及此，又致大亂而聞之朝，朝議復闇于幾，遣大臣率師以討之，吾不知瓚果臨城將何策以禽諸克也。萬一不逞者，嬰城固守，而肆螫于宗藩居士民，則將縱火崑岡以焚之邪？然則駐

師陽和未必為失計矣。惜天祐處之復爾乖方。又致有桂勇之執岌岌殆哉。第其身居危地不避難。反覆譬曉三夷。旣亂卒翦羣兇而戡定之。噫亦難矣。言者顧劾其靡財謂之何邪。胡瓚督兵中止而欲貪功以冒賞。蕭鄭之劾有以也。劉源清以為師不臨城之咎則謬矣。

三月纂 獻皇帝實錄

勅曰。皇考恭穆獻皇帝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萬世。其以大學士費宏。石珪。賈詠為總裁官。侍郎溫仁和。學士董玘副之。共領其事。遣寺丞周璧之。安陸米遺事。